

雾霾是近来我们经常放在嘴边的词汇。没有人喜欢,却没有人避得开。过去,我最讨厌的是风。每到初春,北京就开始刮风,来自华北平原的风,把地上的土都卷起来了,有时候刮得人睁不开眼睛,要用纱巾连头带脸蒙住才能上街去。谁知,如今的北京,每个人都盼望着刮风了,因为每次的大风之后,天空会变成蓝色的。

昨晚,约了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去逛北京新建的一座购物中心,逛完之后,走到大门口,迎面一阵灰蒙蒙的气息,应该是布满星光的夜空迷迷糊糊蒙了一层昏晕,空气里漂浮着奇怪的味道,像炊烟的糊味,还是沙尘特有的一股土味,说不出来,总之是雾蒙蒙胧,大煞风景。

据说雾霾中有大约百分之二十来自家用机动车。的确,近两年街面上的私家车越来越多,交通堵塞如寻常事。过去是早晚两个高峰拥堵,现在不行了,几乎什么时间都堵!早上、中午、晚上,甚至到了晚上十点以后主要街道依然会堵!人们天天都在抱怨着行走不畅的街道,就像抱怨着充满了恶性胆固醇的患了梗塞的脑血管。北京的环路越来越多,多到六环以外了,道路却越来越不好走,行车速度越来越慢。

虽然如此,生性乐观的本人依然看到了希望的一面。地铁正在生机勃勃、风华正茂地从中心地带向四面八方伸展!本来我家附近最近的地铁是在西边两站地以外的二号线,南边两站地以外的一号线和东边两站地以外的十号线。几年前见到不远处又在修地铁,那时心里想着这条新线路不知何时才能开通?那样的话我家边上就有地铁而不必到两站地以外去乘车了。谁知不到两年,楼下马路的对面就建起了一座精致的地铁站,上面写着6号线。

速度真的非常之快,这下我不用再走那两站地了,这下我可以直接下楼走到一百米就可以乘车了。北京地下的世界真的比地上好多了!清洁、温度适

在上海零食里,名气最兵乓响的就是老城隍庙五香豆。在它的黄金时代,不仅被看作是上海的一个标志,还到了这样的地步:去上海不吃老城隍庙五香豆,就不能算到过上海。

在上世纪60年代,父亲负责的20军创作组里,有个沈福庆叔叔写了个名扬一时的独幕话剧《一百个放心》。父亲带我

在上海警备区礼堂(即后来的云峰剧场)看戏。剧里有个到部队看孙子阿毛的爷爷,在他带的大包小包里,就有伊拉阿毛最喜欢吃的老城隍庙五香豆。

做五香豆的原料是蚕豆,因其成熟恰与蚕宝宝第一次吐丝同时,“蚕时始熟,故名”。有竹枝词为证:“豆熟时当蚕熟时,剥开翠荚绿包皮。”



静物 (水粉画) 潘天琪

中,车速得到保证且全城四通八达。不用几年的时间,从原来的1号、2号线增加到了4号、5号、6号、10号、13号、八通线等等多条线路,于是许多人从地上移到了地下。

我一直声称:我环保,不开车。我绝不愿意加入到制造尾气增加雾霾因素的队伍中去!买过一辆车,先生开着,几年前他从北京回美国工作,走的时候把车卖掉了,说是怕我“开车走神闯祸”。于是我家里就没有车了,我出行基本是叫出租车或者乘地铁。而说实话,乘地铁是我的第一选择。

当然,像我这样本来就不分东南西北的人开车一直就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其实不光是我先生怕我开车会走神闯祸,我自己才是最怕闯祸的那个,因为我不会走神闯祸,不走神我也会闯祸。

十几年前,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光光亮亮一马平川的大道,没有什么行人,没有什么车辆,只有我和先生开着车行驶,阳光也明媚,气候也怡人。即便是那种条件,那种绝对不会出事的情况下,就出事了。不但出事,而且把一辆我最喜欢的美国凯迪拉克撞得七零八落。当时车子里突然被灰土全部覆盖了,坐在里面的我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车子哐哐

哐哐震动摇摆,一阵轰轰隆隆吱吱呀呀,从公路竟然一直横冲直撞到了路边的大片石头堆中!直到终于将脚踩到油门上,又在各种大小石头上翘起了几十米后,车子终于停下来,我们打开车门下来一看。惊呆了。那车子颜色完全是土灰色了,正在严重漏油,哗哗的。远处的公路上,一排不同型号颜色的车子都停下来了,开车的司机们把身子探出车门朝我们遥望,大约都在思忖,这辆肇事车的驾驶员是不是半道上犯了精神病,才会在这样空旷宽广的道路上没有任何缘由地把车开到石头堆里去了。

这回你们明白为什么我决心做环保卫士不开车了吧?对,那天坐在驾驶座上的人,是我。



爽心乐园

上海人喜欢上海产的本地豆,不爱外地的“客豆”。本地豆里,多说浦东三林塘的好,极品是嘉定白皮、白肉、白眼睛的“三白寒豆”,吃起来香、甜、糯。老城隍庙五香豆当年从打牌子起,就是用的这款豆。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有五香豆前,蚕豆以茴香豆出现并获上海人的欢喜。1926年,有个叫郭瀛州的江苏扬中人逃难到上海。他严格选料,用心色香味。铁锅煮豆使豆皮颜色发暗,他改用紫铜锅。在用茴香、桂皮和陈皮的同时,加入奶油香精;中西结合,奶香袭人。并用糖精、食盐和进口香料。这五香豆的卖相是皮呈白霜,疑为奶油与冰糖,其实是豆里的盐在冷后渗出。一粒入口,咸甜交织,又软又硬又有咬头,且

有股奶油香。赋以一个全新的名字:“兴隆郭记城隍庙冰糖奶油五香豆”。到四十年代,成为上海的著名特产、城市的一张牌。说吃这豆是营养丰富,还有降低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益气健脾等食疗效果。我只相信它不对肠胃有作用,因而它有个大家熟悉的别称——“出屁豆”。

五香豆叫我难以忘怀的是听妻子说的一桩往事。“文革”时,岳父这个“走资派”靠边。在海边一个被废弃的麻风病医院里办学习班。年三十晚上,岳父托人捎信:年

“上海广西著名艺术家作品交流展”经过两地艺术家实地写生、胜景拍摄、来往交流、辛勤筹备,于癸巳深秋在上海虹桥当代艺术馆隆重推出。

这一展览是上海广西两地艺术家持续发展30多年友情的见证。早在1978年,上海画家赖礼庠、凌启宁等曾赴柳州,在设计美术班上授课,结下了两地艺术交流情缘。为续友情,柳州艺术家专赴上海,走访采访上海艺术家,在上海博物馆、虹桥当代艺术馆参观考察,在画室说文谈艺,共商两地画家广西写生艺事和2013年初夏、深秋在柳州、上海先后举办两个艺术交流展。2013年6月5日至14日,上海广西画家欢聚一堂,在广西柳州、三江、龙胜、桂林、兴坪写生采风,并在柳州博物馆举办“亦师亦友,上海柳州——两地艺术名家作品展”,讲授“中国古代书画鉴赏”和“博物馆建设与发展”;2013年11月,在上海虹桥当代艺术馆检阅广西之行的艺术成果,“上海广西著名艺术家作品交流展”顺利落地。

紫色石膏脚

桂文亚

慢慢“爬”进屋里打电话求救,当天,就进了医院动手术。

“千万别告诉妈妈喔!免得老人家着急。”孝顺的妹妹再三叮咛。“别担心,朋友轮班照顾,家里天天开同乐会,可开心了!”妹妹就是这样,处处为人着想,再不顺利的事,经过轻描淡写的描述,常让我这个做姐姐的不知道说什么安慰话才好。妹妹这一跤,使我想起妈妈五十岁那年也有类似经历:一不小心从双层床失足跌下,把脚踝给摔裂了。妈妈躺在医院病床上,自嘲着说:“我忘记自己的岁数了!让全家人操劳,真是太粗心,活该受罪!”

真是的!又重又大的石膏,从膝盖一直敷到脚底,只露出五个红、橙、黄、绿、蓝、靛、紫的七彩脚趾头,好不恐怖!另外一只脚则套着特级凉鞋,尺寸也“放大”了几倍。妈妈说,她正在练投篮呢,说罢,顺手拿起桌上的橘子皮,对准靠墙的垃圾桶一扔,嘿,刷板得分!橘皮应声而入。“再过不久,我还可以表演单脚跳绳!”妈妈又说,没人看护的时候,她就用一双好手撑着拐杖,一只脚撑着地,慢慢跳进厕所,跳出病房,四处逛一逛,活活血,让“木乃伊脚”透透气。

滑倒、摔跤、扭伤、跌伤,是生活中常有的意外,就算“没有生命危险”,总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有一次,我走路只顾抬头向前,结果一脚踩进有凹洞的石头路面,当场蹲在地上,痛得起不了身,第二天,也肿成一只“象脚”,穿了一个月的拖鞋。这是相当难忘的经验,我以后走路,不仅学会直直平视、左盼右顾,还养成了俯视路沿的习惯,特别是下雨天,再不会一脚踩上松动的红砖,溅脏鞋子和裤管了。

妹妹昨天在电话里告诉我,由于医药进步,石膏的重量轻多了,医生还问她要选什么颜色!医生强力推荐浅紫色,于是妹妹有了一只美丽的石膏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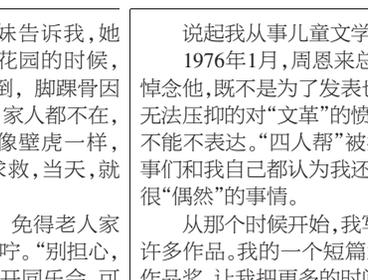
真是苦中作乐啊!

初日上午要经过教堂前的十字路口,约全家在那见面,也算新年团聚。大年初一,岳母带着三个孩子早早来到了路口。最大的是妻子,那年五岁;最小的是内弟,只一岁出头。他们在严寒冷风中等来了岳父的队伍,乘队伍的工宣队员不注意,岳父迅速将两个小黄纸包裹了过来。等他们走远后,岳母打开纸包,里面是一粒粒的五香豆。这是岳父给孩子们的新年礼物。日子无论多么的艰难,前景不管怎样的渺茫;岳父的心里,牵记着这个家;家里的这四个人也忘不了他。他们的相互守望和支撑,就在这老城隍庙的五香豆里。

“美在广西”浦江行

陈曼君

这一展览是上海广西两地艺术家进行文化艺术交流结晶。在30多年前,两地艺术家就是以文会友,办班请师。在今年频繁的交流中,又是深入写生,画院座谈,切磋技艺,以展积淀。在广西,每到一采采风地,艺术家们总是及时选择景点,支架写生。有的步行数里,不辞夏日辛劳;有的冒雨取景,留驻“雨中三江”;有的废寝忘食,只因“美不胜收”;有的不顾病痛,坚持写生创作。原来准备好的画布、油画颜料多次告罄,广西同行源源不断地送来,以继后续。最有情趣的写生之日是三江采风,细雨濛濛,田地飘渺,多情最是茫茫雨,画家挥笔醉凉爽。最难忘怀的采风之景是兴坪作画,那天艺术家们独居小楼,临台倚窗,面对诗境,尽情写生。在走廊过道里,摆出了一幅幅已完成的作品,连成了



漓江风光

说起我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似乎是偶然的。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我写了一首长诗悼念他,既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为了出名,就是一种无法压抑的对“文革”的愤怒和对周总理的怀念让我不能不表达。“四人帮”被打倒后,我的诗发表了。同事们和我自己都认为我还能写点东西。这真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写了电影剧本、话剧剧本等许多作品。我的一个短篇童话获得《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让我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上。30多年来,我写了30多本童书,写童话也写小说,也写科幻作品,我的写作涉及了儿童文学的许多领域,我是电影制片公司的编剧和策划,还写了10部儿童电影剧本和多部儿童电视剧本,都已经拍成了电影和电视剧。

20年前,我的短篇小说《羚羊木雕》被选入全国中学初一语文课本。1988年,我编剧的电影《霹雳贝贝》摄制完成。这个关于带电孩子的故事被人们广为流传。有一天我和另外几位作家一起到北京的一所中学和同学见面,当校长介绍我说,这位就是电影《霹雳贝贝》的编剧的时候,同学们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礼堂后面的同学居然站到座位上鼓掌欢呼。那一刻,我看到孩子们的热情和真诚,同时我也感到了

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价值和责任。1991年,长篇小说《第三军团》发表,受到评论界很大的关注。这部小说获得了中国图书奖一等奖,以及几乎所有中国儿童文学的大奖。以后我将作品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也获得了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随着中国社会生活的进步,在重视教育的前提下,我时刻关注着中国儿童的生存状态,写了长篇小说《有老鼠牌铅笔吗》,我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在这本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试图通过这个故事让千万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知道,蕴蓄在他们身上的力量,总是在不断的磨练中获得,只有自己体验过了,才是真正地获得;躲在父母羽翼下的孩子永远长不大,永远是一个弱者。

上世纪90年代,面对经济的发达,物质的丰富,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物质丰富的生活,是所有人,尤其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应该冷静看待的问题。我相继创作了《有老鼠牌铅笔吗》《魔表》《坎坷学校》《我和我的影子》《足球大侠》等关于儿童成长作品。

进入新世纪,我又创作了科幻小说《非法智慧》、以中国汉字为故事基因的幻想小说《千变之舞》等等。我的儿童文学作品背景基本都发生在儿童最熟悉的家庭和校园里,而所有事件当中的人物也是儿童读者所熟悉的——少年儿童自己。

在多年的创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儿童文学是以陶冶儿童情感为主要目的。同时,儿童文学也与社会其他力量共同担负着教育儿童对美的认知,人生的价值取向以及责任感的形成等诸多目的。陶冶两个字看起来有缓慢渐进的意味,但它是润物的细雨。表面柔软如丝,但却能力克金石!尤其对正在成长中的孩子,它的作用是巨大的,深远的!

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对孩子的爱应该是博大的深远的,而不是对孩子一时一事的满足。急功近利地对孩子愿望给予满足不是真的爱。我喜欢孩子,我爱孩子,但我不喜欢过于讨好孩子的作品!

我感到最幸运的,是生下来就有了儿童文学。

我写童书

别弄错古人名字

陈以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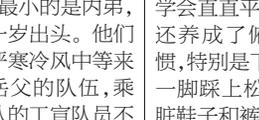
近日阅报,见有人撰文介绍袁崇焕的诗,袁崇焕是明末名将,因被诬致死。报上所载文引用的是袁崇焕的一首七律《边中送别》的后四句,开头“穿杖”二字,据原文应是“杖策”,这且不去说它。最需要指出的是,袁崇焕的名字被误作“袁承焕”,而且从题目到正文都是“袁承焕”,说明并非偶然笔误,而是此文作者把这位古人的名字误成“袁承焕”了。表彰古代忠臣义士,却把名字弄错,其后果可想而知。

今年重阳节前后,电视台播出一档应景的评弹节目。其中一段内容是讲汉朝的一位术士费长房指点桓景一家在重阳节登高避难的故事。在主持人口中,几次提到桓景时说的都是“恒景”,出现在荧屏上的字幕,同样几次都是“恒景”,这就把故事说错了。而且在历史上,名字叫做“恒景”的确有其人,他是唐朝的一位和尚,武则天做皇帝时曾受尊崇,要是汉朝人费长房能够救援唐朝人桓景,岂非又是一出新版的《关公战秦琼》了吗?

有股奶油香。赋以一个全新的名字:“兴隆郭记城隍庙冰糖奶油五香豆”。到四十年代,成为上海的著名特产、城市的一张牌。说吃这豆是营养丰富,还有降低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益气健脾等食疗效果。我只相信它不对肠胃有作用,因而它有个大家熟悉的别称——“出屁豆”。

五香豆叫我难以忘怀的是听妻子说的一桩往事。“文革”时,岳父这个“走资派”靠边。在海边一个被废弃的麻风病医院里办学习班。年三十晚上,岳父托人捎信:年

初日上午要经过教堂前的十字路口,约全家在那见面,也算新年团聚。大年初一,岳母带着三个孩子早早来到了路口。最大的是妻子,那年五岁;最小的是内弟,只一岁出头。他们在严寒冷风中等来了岳父的队伍,乘队伍的工宣队员不注意,岳父迅速将两个小黄纸包裹了过来。等他们走远后,岳母打开纸包,里面是一粒粒的五香豆。这是岳父给孩子们的新年礼物。日子无论多么的艰难,前景不管怎样的渺茫;岳父的心里,牵记着这个家;家里的这四个人也忘不了他。他们的相互守望和支撑,就在这老城隍庙的五香豆里。



桂林山水



夜光杯

艰难快乐的旅程

张之路

说起我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似乎是偶然的。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我写了一首长诗悼念他,既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为了出名,就是一种无法压抑的对“文革”的愤怒和对周总理的怀念让我不能不表达。“四人帮”被打倒后,我的诗发表了。同事们和我自己都认为我还能写点东西。这真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写了电影剧本、话剧剧本等许多作品。我的一个短篇童话获得《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让我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上。30多年来,我写了30多本童书,写童话也写小说,也写科幻作品,我的写作涉及了儿童文学的许多领域,我是电影制片公司的编剧和策划,还写了10部儿童电影剧本和多部儿童电视剧本,都已经拍成了电影和电视剧。

20年前,我的短篇小说《羚羊木雕》被选入全国中学初一语文课本。1988年,我编剧的电影《霹雳贝贝》摄制完成。这个关于带电孩子的故事被人们广为流传。有一天我和另外几位作家一起到北京的一所中学和同学见面,当校长介绍我说,这位就是电影《霹雳贝贝》的编剧的时候,同学们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礼堂后面的同学居然站到座位上鼓掌欢呼。那一刻,我看到孩子们的热情和真诚,同时我也感到了

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价值和责任。1991年,长篇小说《第三军团》发表,受到评论界很大的关注。这部小说获得了中国图书奖一等奖,以及几乎所有中国儿童文学的大奖。以后我将作品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也获得了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随着中国社会生活的进步,在重视教育的前提下,我时刻关注着中国儿童的生存状态,写了长篇小说《有老鼠牌铅笔吗》,我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在这本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试图通过这个故事让千万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知道,蕴蓄在他们身上的力量,总是在不断的磨练中获得,只有自己体验过了,才是真正地获得;躲在父母羽翼下的孩子永远长不大,永远是一个弱者。

上世纪90年代,面对经济的发达,物质的丰富,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物质丰富的生活,是所有人,尤其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应该冷静看待的问题。我相继创作了《有老鼠牌铅笔吗》《魔表》《坎坷学校》《我和我的影子》《足球大侠》等关于儿童成长作品。

进入新世纪,我又创作了科幻小说《非法智慧》、以中国汉字为故事基因的幻想小说《千变之舞》等等。我的儿童文学作品背景基本都发生在儿童最熟悉的家庭和校园里,而所有事件当中的人物也是儿童读者所熟悉的——少年儿童自己。

在多年的创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儿童文学是以陶冶儿童情感为主要目的。同时,儿童文学也与社会其他力量共同担负着教育儿童对美的认知,人生的价值取向以及责任感的形成等诸多目的。陶冶两个字看起来有缓慢渐进的意味,但它是润物的细雨。表面柔软如丝,但却能力克金石!尤其对正在成长中的孩子,它的作用是巨大的,深远的!

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对孩子的爱应该是博大的深远的,而不是对孩子一时一事的满足。急功近利地对孩子愿望给予满足不是真的爱。我喜欢孩子,我爱孩子,但我不喜欢过于讨好孩子的作品!

我感到最幸运的,是生下来就有了儿童文学。

我写童书



夜光杯